



皇祖四大法



皇祖四大法卷三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同校

三阿臣陳克仕

治法

元丙申春三月辛巳朔庚寅 上入集慶悉召官吏父老人  
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  
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  
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  
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

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秋朏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分遣儒士  
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  
遏南北寇兵 上遂還

戊戌春二月己巳朔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爲管田使兼帳  
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  
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  
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  
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  
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  
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  
付任之意

三月己亥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  
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  
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  
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未減用法太寬則人不  
懼刑法縱弛無以爲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  
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  
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  
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

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月乙未朔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者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乎一天下其

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則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仍賜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

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祖幹字景先少從鄉先生許謙學事親孝父母後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貧不能塋鄉里爲營塚壙悲哀三年如一日 上聞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

辛卯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

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己亥春正月乙巳朔庚申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三月癸巳朔甲午宥獄囚下令曰發政施仁誕布維新之治安民廣土當弘肆眚之恩爰自渡江以來夙夜祗懼期以上膺天貺下拯民憂徃歲親率大軍徂征海右賴天地之靈將帥之力以去歲十二月甲申開拓婺城民庶無驚市肆不擾數日之間浦江諸縣聞風來歸此豈余智力之所能實天地祖宗默有以相之也皇天旣命余削平僭亂

敢不順時敷惠以闡至仁况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得自  
遂其生而吾民有久繫于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  
之和是用布告所隸州郡自三月初二日以前除大逆無  
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宥原敢有不遵  
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庚子春三月戊子朔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  
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卽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  
薦基及溢琛者 上素聞其名卽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  
制孫炎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  
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

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  
貌之

夏閏五月丙辰朔甲申命罷各郡縣寨糧初招安郡縣將士  
皆徵糧於民名之曰寨糧民甚病焉至是僉院胡大海以  
聞 上亟命罷之

六月丙戌朔壬子樞密院判耿再成敗石抹宜孫兵於慶  
元縣初 上克婺州獲其弟石抹厚孫并其母令以書招  
宜孫不至及克處州宜孫遁入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  
因嘆曰處州吾所守之地今已失之無所往矣城可復則  
復不可復則死死則歸爲處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曾

壽不屈遇害俄而再成兵至擊敗之宐孫走竹口遇鄉兵  
葉德新接戰兵潰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又爲鄉兵葉月  
巖等所邀擊宐孫力戰而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葬於  
龍泉縣都事孫炎以聞 上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  
處州民所立生祠

冬十月甲申朔甲午陳友諒采石之敗其潰卒有潛匿泥  
汊港者復集舟艦剽掠無爲州 上聞命揭榜宥其罪官  
復故職給以田宅廩餼士卒則贍養之由是其衆皆來降  
辛丑春正月癸丑朔丙午議立茶法時中書省議以爲權  
茶之法歷代資之以充國用今疆宇日廣民物滋盛商賈

懋遷者衆而茶法未行惟興安等處舊有課額其他產茶  
郡縣並宜立法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  
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  
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茶不及引者謂  
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量地遠近定其程限由引不許相  
離茶無由引及相離者聽人告捕而於寧安府及溧水州  
置茶局批驗引由稱較茶貨茶引不相當而羨餘者卽爲  
私茶並聽執問商人賣茶畢就以原給由引赴所在官司  
投繳如引不卽繳展轉影射者論同私茶法令府州縣委  
官一員掌其事從之

壬寅春正月戊申朔辛酉 上至龍興胡廷瑞祝宗暨左  
丞張民瞻參政廖永堅樞密同僉康泰左右司郎潘友慶  
等俱迎謁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 上入城軍令肅然民  
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  
咸賦詩爲樂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  
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  
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  
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  
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萬之供爾民甚  
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

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善良  
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

秋七月甲辰朔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榮  
粗勇善戰與 上同起兵濠梁 上待之甚厚自平處州

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  
懼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 上閱兵三山門外

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 上衣  
上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

上召榮等面詰之具伏曰有死而已 上不欲卽誅繫于  
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

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于主  
公將害及我等縱 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癸卯春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  
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  
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  
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霸興王莫不由此  
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  
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  
小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數年以來

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  
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  
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  
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夏五月己巳朔癸酉置禮賢館先是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  
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卽所居  
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  
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有聲望者王禕許  
元王大錫至入見 上皆收用之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戊辰 上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

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鑒其失宐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卽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三月乙丑朔丁卯 上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踉蹌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爲先務不可後也○戊辰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

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與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庚午 上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旣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辛未 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上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爲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

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丁丑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倣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爲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夏四月甲午朔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於是中書省臣以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左副元帥余昶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原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

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德  
勝鎮撫常惟德曹信遠德山都尉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  
人列進遂封贈勲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令有司歲時祭之○乙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  
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兵艱難成  
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  
逾越理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  
生釁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  
全終始豈宐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宐速去之  
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五月甲子朔丙子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

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

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咎

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

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  
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  
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  
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  
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時而能爲之  
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六月癸巳朔戊戌 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  
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  
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  
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  
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  
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戊午 上諭朝臣曰國家  
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  
當卽當速改不宐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旣非  
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冬十月辛卯朔乙未遙授廖永安爲光祿大夫柱國江淮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賜號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時永安被張士誠拘於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  
命○辛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  
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  
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爲梁棟委  
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  
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  
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  
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十二月庚寅朔丁巳

上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據有中原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貴戚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盡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乙巳春二月巳丑朔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

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旣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三月巳未朔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

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  
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上待士之盛

夏六月戊子朔乙卯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  
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  
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  
種麻及木綿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以儒士滕毅楊訓  
文爲起居注 上諭滕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  
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爲非是不相  
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  
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爲

已之累譬之良玉有一微疵卽爲棄物不能成器矣

秋七月丁巳朔戊午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旣用其力當  
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  
之兵從渡江者皆濠泗安豐汴梁兩淮之人用以攻取四  
方勤勞甚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  
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  
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  
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令仍其舊

冬閏十月乙卯朔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  
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

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  
悅拜呼萬歲而去

十二月甲寅朔是月秦從龍卒從龍字元之其先洛陽人  
初以才推薦仕元爲校官累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  
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歲丙申王師下  
金陵遣徐達湯和取鎮江師行 上謂達曰爾往下鎮江  
有秦元之者才學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其人致吾欲見  
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從龍有從孫禮時在達軍達因  
遣其還報 上喜甚卽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  
綺往聘之從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

以入時 上居富民王綵帛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  
以時事從龍皆盡言無隱旣而 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  
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筆書漆板  
問荅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  
生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待  
之者甚厚是歲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  
手送之至是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  
軍至鎮江親至其家哭之命有司爲營塋事厚賻恤其家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  
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需

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澣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非吾所望於風憲矣○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巖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癸丑朔己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設運使同知判官經歷知事照磨并置所屬富安何塚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拚茶安豐梁塚東臺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西亭

石港餘西餘中金沙豐利馬塘板浦掘港呂四臨洪徐瀆  
餘東浣瀆二十九場鹽課司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九十引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其法竈戶自置  
竈房官給鐵角或一二角或三四角措甃成盤以青灰石  
灰泥飾貯滷煎燒納官有餘聽其貨賣

三月癸未朔甲辰 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  
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  
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  
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  
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

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  
於千古也

夏四月壬子朔己未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  
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  
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  
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措歛以  
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  
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  
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壬

戊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左相國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上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疋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板蕩城郭丘墟

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政化未周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將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旣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饋轉輸勞苦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

五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  
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  
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  
嗟怨嗟怨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  
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  
所  
冬十二月戊申朔己未群臣皆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  
之制作今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上以國之所  
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營建廟社  
立宮室

吳元年春二月丁未朔癸丑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  
州設蘆漚鳴鶴鮑郎清浦黃巖昌國正監清泉大嵩穿山  
錢清三江龍頭曹娥玉泉天富北監岱山袁浦下砂蘆花  
杜瀆長林長山西路橫浦天賜雙穗天富南監青村石堰  
仁和海砂長亭永嘉浦東許村西興等三十六場歲辦鹽  
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奇每引重四百斤其法  
浙東以竹篾織盤用石灰柴灰塗沫注滷煎燒每田八畝  
辦鹽一引田入鹽籍謂之贍鹽田土浙西竈戶自備荒鐵  
鑄盤每盤一面重千數百斤下用鐵柱週匝磚石裝搯其  
下砂青村等場曬灰餘場俱取泥土曬之用海潮澆灑朝

灑暮收五七日間其土起花乃入溜淋滷以蓮子試之鹹者須浮三蓮然後下盤煎燒竈戶之外復有柴丁車丁火工驗丁煎辦有差

三月丁丑朔丁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蓋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

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夏六月丙午朔甲戌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薶草萊者施罇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

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  
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  
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秋七月乙亥朔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定賜予及  
道里費之令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  
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  
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  
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  
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  
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

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  
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先是 上語中書省臣  
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  
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丁丑  
各郡縣官旣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  
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  
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  
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  
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  
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爲爾等俸祿爾當

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當爲辨理曲直毋或尸位  
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網爾往其慎之

秋朏甲戌朔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  
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鞠獄當平恕非  
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  
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叅政楊憲對曰先王  
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  
益衆 上曰民之爲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  
復潔汗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  
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

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乙未 上諭群臣曰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  
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  
所信多非正人有傅穎陽者專爲苛察細事甚張威福一  
僧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人上  
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  
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  
立○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  
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於我吾待以厚恩列  
於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

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  
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  
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旣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  
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至富貴易保富  
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  
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  
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  
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有因戰鬥而傷殘者旣不  
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可於宮墻外周圍隙

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  
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  
四方○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  
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  
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監  
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  
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  
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  
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

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無可  
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  
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  
史湯和曰卿以武臣而位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  
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  
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癸丑右御史大  
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者當

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  
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  
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  
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  
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  
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甲寅 上以唐  
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  
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  
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善  
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  
若條緒繁多或一時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  
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  
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

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竊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丁巳 上宴功

臣於西樓旣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爲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之元勛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旣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卽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爲國盡力唯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

及張氏既亡惟大將軍於寶貨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爲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勛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十一月癸酉朔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幾無偏陂○乙未冬至文武百官朝賀如

常儀是日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宋以每歲十月朔明堂設仗如朝會儀受來歲新曆頒之郡縣今擬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日黎明 上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執事者設奏案於丹墀之中太史院官具公服院使用盤袱捧曆從正門入屬官從西門入院使以曆置案上與屬官序立皆再拜院使捧曆由東階陞自殿東門入至御前跪進上受曆訖院使興復位皆再拜禮畢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

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謔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關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戊戌 上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綱

紀群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良以資任用

十二月癸卯朔 上御白虎殿諭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應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

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  
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  
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  
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  
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  
謂不能行其言旣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  
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  
者有識者自見耳○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  
等詳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  
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

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意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  
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  
後世鼎對曰 主上叅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  
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  
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  
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  
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  
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刊布中外善長等賜物有差  
上又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

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閏十二月甲子朔丁卯 上諭中書省臣曰徐達常遇春等克益都濟寧濟南般陽諸城已收其軍進取矣今聞其亡將散卒尚有於塔山等處剽掠爲民患者中書宜榜諭之謂爾等昔皆良民因世亂不得已而從軍王師之舉正爲民驅除禍亂使得復業爾等各有父母妻子祖宗丘壠豈不因此得以休息遂仰事俯育之心何乃迷而不復以

此爲終身之謀得無失計若體此意能自言於官軍則月給以糧民則各歸本土如不從命天憲靡逃一麗於法悔無及矣○戊辰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徇其

弊也○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者大將軍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達送之建康 上以其孝并其父宥之○是月 上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宜民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强者急遽發爲橫暴又皆以胡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實爲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

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卽扶元氣之謂也汝等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戊寅自舊內遷新宮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繁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爲治○巳卯 上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

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  
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  
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  
稷人民也若君上樂于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  
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庚辰  
上朝群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  
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羅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  
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  
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

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  
治如飢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  
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  
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  
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  
生之福也○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 上曰適  
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  
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  
槩是從將欲望治譬如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  
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

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  
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誦習經傳博通古今  
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  
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  
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  
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  
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  
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  
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

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  
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  
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  
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  
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溺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  
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壬午 上  
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  
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惟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

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  
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甲申詔遣周鑄  
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  
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  
百姓怨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  
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  
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等經  
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  
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  
官陞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  
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  
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況人有才  
敏者或昵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  
當深戒之

二月壬寅朔癸卯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  
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  
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  
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  
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  
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

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壬子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旣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田字頂巾繫紅綠帛

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褶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上諭中書省臣曰

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庚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爲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淵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有助也因厚賜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甲戌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掠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略克建功勳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

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于是皆頓首感  
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  
郡縣先是朝廷以大將軍徐達既下山東命所在州郡訪  
取賢才及嘗仕宦居閒者舉赴京師有司詢求嚴迫凡嘗  
仕元者多疑懼不安由是所在驚擾 上聞之乃命中書  
省給榜安諭所徵人才有不願行者有司不許驅迫聽其  
自便其自他郡縣避兵流寓願歸鄉者聽之

夏四月辛丑朔戊申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  
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孔希學見達於軍門達  
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勅往諭之曰朕惟爾祖孔子垂教於世扶植綱常  
子孫非常人等也故歷代數十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  
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教彛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  
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元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  
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  
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  
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  
安遇勅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上從  
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爾  
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

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成家爾更  
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  
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  
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  
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  
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  
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事也○乙卯遣使詣河南命  
大將軍徐達徵儒士睢明義鉅鼎臣程彥魯秦彥洪哈天  
民王克明馮子端邁仲德單有志王儀等赴京○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  
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  
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聖人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  
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  
乎○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爲山東  
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  
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  
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

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  
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  
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  
付託不効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  
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士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  
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  
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  
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追封叅軍胡深爲縉雲郡  
伯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故

叅軍胡深竒姿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  
通於韜略朕創業江右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  
首居省幕繼擢叅軍內則贊畫鼎鈞外則周旋帷幄恪恭  
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  
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卽無東顧  
之憂奈何兵逼寇區倉皇而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  
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令釁鼓惜爾弗及  
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  
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於宗祀歆服寵命用慰幽冥  
可追封爲縉雲郡伯○以侍儀范常爲翰林直學士初常

知太平府募民種藝時亂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廩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召入爲侍儀 上訪問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

五月庚午朔癸酉 上幸汴梁道邳州駐蹕于東門召知州李相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便居止朕將用之相奏曰其有願赴京及還鄉者未奉處分 上曰往南京者日給廩餼還故鄉者皆給米一斛

六月庚子朔戊辰江西永新州大風雨蛟出江水暴溢入城深八尺民居蕩析男女多溺死者事聞 上遣使賑之

秋七月己巳朔丙子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 上乃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

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  
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聽其困窮  
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  
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  
最爲先宜速行之○戊戌儒士李訥上言其略曰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罔獨書云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王政之先  
務也今天下生民幸脫喪亂沐浴清化猶去戴盆而仰白  
日出陰谷而登春臺莫不懽忻鼓舞以獲更生然億兆之  
中臣常見有無父母孤子女者纍然無依艱于衣食願勅  
有司存養以廣仁恩 上覽之謂訥曰爾言良是吾前已

命中書賑卹正謂此也○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曰  
陛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群雄江南悉定  
閩廣俱平取山東定河洛易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謨  
今惟皇太子國之主器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  
之士與之居處燕遊其侍御僕從亦必選小心端正之人  
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辨人情之邪正究  
事理之得失考行已之是非如是則進修德業日就月將  
善人日親邪人日踈福被兆民萬世永賴也國本旣固又  
必廣求人才而用之今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才能皆由積  
習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

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學 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置立學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日之用 上善其言

閏七月己亥朔己酉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爲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邦家

八月己巳朔甲戌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  
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  
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於清  
淨無爲其來已久張氏自漢而下宗派相承爾四十二代  
孫正常存心沖澹葆德純和遠紹祖傳以守正一朕用嘉  
之賜以名號爾其益振宗風永揚玄教可正一嗣教護國  
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天下道教事初 上帥師  
取江西正常卽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正常有道術常  
以符投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

乙泉正常後七年卒○乙亥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  
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  
之計焉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  
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  
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  
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  
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載大  
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  
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

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  
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  
霜雪無時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意息矣人君體上天生  
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  
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  
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  
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古  
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感  
悅庶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

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

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行於政者自然寬  
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  
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  
臣未敢以悉數謹舉帝王爲政之大要冒昧以聞伏惟  
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加覽焉 上嘉納之○丙子

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  
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  
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  
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

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戊寅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于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

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巳卯大赦天下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日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分裂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殞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敝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來之獄訟繁興未有以平之供億頻數未有以紓之朕爲此寢食弗寧特大

赦天下與民更始自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逆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本使謀故殺人犯強盜蠱毒  
魘魅不原外其餘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  
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抵罪從征將士勞  
苦特甚中書省大都督府檄有司厚恤其家新附軍士老  
疾無丁男代役者及陣亡病故寡婦無依者並從其便從  
征逋卒首于官者免罪仍資給軍裝行糧遣至軍前其守  
禦逋逃者亦許首免所在官司給與行糧起遣還役一月  
外不首者論如律新克州郡其民皆吾赤子不許妄加殺  
戮來降者優加撫遇民間輸賦京師道里遼遠者有司設

法轉運毋致困民今歲水旱爲災所司具以實聞蠲其租  
賦鎮江密邇京畿餽運供億未獲休息而旱熯尤甚悉免  
今年秋租及明年夏稅州郡人民因兵亂逃避地方田產  
已歸於有力之家其耕墾成熟者聽爲已業若還鄉復業  
者有司於旁近荒田內如數給與耕種其餘荒田亦許民  
墾闢爲已業免徭役三年孔子闕里常遣官致祭其襲封  
衍聖公與所授曲阜知縣並如前代制復其家懷材抱德  
之士隱於巖穴者有司詢訪其實來奏卽遣人禮聘赴京  
學校養賢育材之所兵亂以來人多廢學中書省集議舉  
行務求實效毋事虛文天下徵至賢良官吏中書省量材

授任老病不願仕者聽徒流遷徙者釋還爲民其城寨將校及已發隸兵者不在例內頃因戡亂其有刑出軍律者未爲平允中書省宜重講究務從中典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稅民間逋負係官錢穀悉免徵蒙古色目人旣居我土卽吾赤子有才  
能者一體擢用鰥寡孤獨廢病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京師被火之家中書省量加賑卹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御史臺提刑按察司乃耳目之寄務在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民間有不便事宜與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詔書所不載者有司明白具

聞於戲民墮塗炭十有七年今天下再定光嶽之氣於焉始復繼今宜各修爾業厚爾生共享大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庚寅 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

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壬辰指揮曹諒等克裕州泉白寨擒元平章郭雲及其將劉祥等初指揮唐黑塔攻圍其寨雲堅守不下及大將軍徐達以書往諭之亦不報至是雲食盡大將軍復遣諒等率兵合攻之雲不能支遂夜遁諒等追執送行在

上嘉其忠義撫慰之賜衣三襲及衾褥授溧水知縣妻妾子女皆有賜○癸巳遣內官往放元宮人且諭之曰元主奢淫不恤國政以至於亡其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愍爾至卽放遣適人勿使失所○時有御史上言陶

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

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

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嘉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九月戊戌朔癸亥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

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  
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  
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  
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  
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  
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  
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詔優給陣亡將士之家  
凡四百一十五人千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疋  
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文麻布二疋  
冬十月戊辰朔戊寅 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以

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羣雄乘  
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  
定於一顧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隣翊贊肇基  
江左平定中原睠惟幽燕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  
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其都城胡君遠遁兵無犯  
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來奏良副朕懷已改其都爲  
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旣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  
平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  
宜具條于左一元主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蒯突等類素  
相讐敵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嚙璧來降待以殊禮作

賓王家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  
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  
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衆來歸一體量材擢用一故官  
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惶失措生離父母妻  
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一朔方  
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  
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有司常加存恤一北平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有逋欠  
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一秘書監國子監太史院典籍  
太常法服祭品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

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  
赴官送納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  
之人願歸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  
諭一各處征進將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在官司卽與埋瘞  
仍厚恤其家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母得  
擅自科取軍需騷擾百姓以妨農務於戲上體天心俾萬  
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已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  
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上  
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

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爲太子諭德上諭之曰範金礪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謹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戊戌朔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爲世用然人

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上曰人才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辛丑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是日 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乃自作時雪賦故有是賜○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

聖公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

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亡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澤敷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惟孔希大最今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

事汝往欽哉先是元仁宗授孔思晦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至是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止三品弗稱褒崇其授希學秩二品賜以銀印希學思晦之孫也○丁未上諭侍御史文原吉曰朕近以儒者爲御史蓋儒者通經史識道理爲政能知大體但恐其不諳臺憲故實卿等宜悉以告之庶幾臨事有所持循也蓋臺官之長卽御史之師卿等毋惜善導之也○甲寅戶部侍郎杭琪言

近工部欲發蘇松嘉湖四府均工夫修浚城池臣切見各郡秋租未輸農方種麥時不可違若令給役京師計其往復道途及役作之期必經兩月未免費糧食妨農功況今北征軍士戰襖未備亦欲令民製辦宜從寬假以紓民力上曰古者役民用其一則緩其二旣徵其布帛豈宜復勞以力役遂罷四府均工夫止令製戰襖以給軍士○癸亥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饗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

則力本者知所重矣。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耕籍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籍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制從之。

十二月丁卯朔己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不爲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其戶婚田土諸細事，皆歸有司，不許擊鼓。○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

循習元民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辛卯，以宋免爲開封府知府。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人民，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壬辰，遣符寶郎僕斯奉璽書

賜高麗國王王顥曰自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元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

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遣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定優給將士例凡武官軍士兩淮中原者遇有征守病故陣亡月米皆全給之若家兩廣湖湘江西福建諸處陣亡者亦全給病故者

初年全給次年半之三年又半之其有應世襲而無子及無應襲之人則給本秩之祿贍其父母終身○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曰今秋大將軍平元都遠勞使者來賀惟彼胡元以昏淫之主任世祿之將昧綱常而無節義耽寶貨而戀聲色天命既去克之不難理固然也其將王保保擁騎兵十萬步卒倍之中原之將莫強焉既不能盡節以事其君又不能順天以保其民是又不可不討十一月大將軍移師自真定出井陘直抵太原與之決戰大破其衆獲其將校步騎王保保僅與十八騎脫身遁去我兵追之俟還當知其存沒也今晉冀之地悉入版圖天下之亂十平

其九故致書報足下知之朕昔以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豈期先公遽爾長逝失吾同好之人朕思之不覺淚下霑襟足下以幼沖之年處新造之國凜乎若朽索之御奔馬朕感念先好安得不爲足下慮哉自喪亂來幾二十年今人心思治正孟軻氏所謂定于一之時也足下舊臣念先公平日相與之恩竭力推誠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審機識變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日延羣臣問以安靖生靈之道老成練達之士必有能籌善後之計者擇而行之是寶融錢俶復見於今日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書不盡言足下其圖之



